

画盏眠

| 著 |

HUAZHANMIAN
WORKS

甜美机智
视觉特效师

×

清冷淡泊
植物学教授

他似星辰大海

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
星辰是你，大海也是你。

一盏岁月里的星火明灯，一段义无反顾的深情归程

暖萌作者画盏眠甜蜜治愈之作



He Is Like the Ocean of Stars

新增甜暖番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随书附赠精美书签

他似
星辰
大海

画
盏
眠
一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他似星辰大海 / 画盏眠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6
ISBN 978-7-5500-2869-2

I. ①他… II. ①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2492 号

他似星辰大海

TA SI XINGCHEN DAHAI

画盏眠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出 品 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夏 童
责任编辑	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	咸小鱼
特约编辑	咸小鱼 大橙子
封面设计	46 设计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封面绘图	E.Pcat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.25
字 数	30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869-2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24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Beat Time

白马时光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第一章	帝国红	001
第二章	木槿白	022
第三章	鹦哥绿	043
第四章	灯盏橘	064
第五章	旭日橙	085
第六章	落日缙	106
第七章	尖杉褐	127
第八章	初鹂黄	148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第九章	雨云灰	181
第十章	小蓟紫	202
第十一章	邃空黑	223
第十二章	驳壳金	243
第十三章	葬山青	263
第十四章	霞光霁	283
尾 声		303
番外一	小楚同学	315
番外二	伊 人	321

第一章 帝国红

——霍星叶再现四年前走红绝技，指甲上自画二维码惊艳路人！

——《仕杀》剧组风波再起，霍哥儿疑因爱生妒，怒说姚婉莹吻戏频NG实为故意索吻魏易！

——霍哥儿与魏男神在剧组生情，后者亲自开车门尽显绅士风度，贴面细语疑似安慰……

微博上，关于“霍哥儿”的热搜长居榜首，粉丝们为“霍哥儿吃飞醋”“霍家老派名门，魏易配不配得起”操碎了心。

七月正午，太阳火辣，晒得A市水泥森林直反白光，滚烫的地面托着广场上小摊铺升起的热雾，已然把火车站闷成一个大蒸笼。

霍星叶帽子、墨镜全副武装，一双长腿身段出挑，逆着人流走向月亮山线的动车，唇上涂着帝国红一启一合：“妈，我才二十四又不是四十二，真不知道你在急什么。”

找到对应车厢，霍星叶一手提着耳麦打电话，一手艰难地把行李箱挪进去：“嗯，才从影视城出来，去写生交毕业设计……我就喜欢自己现在这样想干吗干吗，何必找个老公管……好好好，我听你说。”

霍星叶找到位置坐好，摘下耳麦放在一旁。

等了十来分钟，她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重新戴上耳麦：“我当然在听，您都讲一万遍了……三十岁刚刚好，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那方面有问题，想老牛吃嫩草？”

“嗯，大学教授性格稳。”霍星叶弯唇笑，“我这研三还没念完。我

知道不是一个学校……师生恋什么的，妈，你很开放啊！”

“嗯，他妈和老霍有合作关系，门当户对。”对面不知说了什么，霍星叶故作诧异，“啊？我是说他妈，我没骂人啊……我管他叫什么行不行的……不去就不去，马上发车了信号不好，我听不清，啊？有什么事情等我回去再说，啊啊？么么，拜——”

霍星叶举远手机正好遇上发车，一个力道不稳，手中的拉杆箱倏地向后滑去，她眼疾手快去拉，邻座隔着过道更快地出手扶住。

“谢——”她话音未完，眼角余光扫过行李箱边缘，便再也挪不开眼了……

这是一只手，一只美到近乎无瑕的手。

指节白净修长，线条起伏流畅，修剪整齐的甲面润泽饱满，借着玫瑰金的箱子底色泛出一剪浅影……

那只手稳一下，霍星叶跟着稳一下。

那手不紧不慢地收回，霍星叶定在上面的视线跟着追过去，毫无预兆就撞进男人半隐在光中的清俊眉目里，绰绰的影子顺着窗棂晃向他交叠的长腿，又勾回他腿上的书、书边的手。

霍星叶舔了舔唇角。

那捏住书角的指尖微微一动，适时而又漫不经心地……轻翻一页。

哗啦——

霍星叶呼吸一窒，定定地盯着他夹书的手看了半晌，才红着一张太阳下都不曾晒红的脸，轻轻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男人连个多余的眼神都不曾给，简短的“嗯”从喉咙溢出，伴着头顶的冷气拂面……

霍星叶蓦地一下凉到窒息。

短程列车的洗手间并不拥挤。

霍星叶和男人旁边的大男生交换完座位，去一趟洗手间回来时，蔻丹艳红，气色大增，墨镜下的小半张脸精致如琢。她重新坐好，一边抽出餐

巾纸擦手，一边将额前垂落的卷发撩至耳后，状似无意地和身旁的男人搭讪：“你也是去月亮山？”

男人没有回答，右手提笔在英文上画下直直的一行。

霍星叶循着笔迹看过去：“你看起来不像是学生，是医药公司做研究的？正好七月份有花开，月亮山的玉簪、桔梗、山丹丹什么的都很美，红红火火一大片。”

男人目不斜视，清隽的批注自笔尖流淌。

霍星叶也不恼，自顾自地温声继续：“你知道星叶草吗？就是绿绿小小的一种草，月亮山上有很多……可惜七月花期已经过了，要不然可以看到星叶花。我爸爸喜欢星叶，所以我名字里面也有。”

男人置若罔闻，笔尖顿了一下，落在实验表格那一栏上。

唰唰的落笔声引得霍星叶微微倾身：“你叫楚珣？‘东方之美，君子如玉’的‘珣’？”

大抵没想到这姑娘随口就背了出来，楚珣“嗯”一声，翻页……

两个小时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

霍星叶本想再和他说话会儿，奈何没抵过在剧组熬的两个通宵，盯着盯着头一歪，睡了过去。等她睡眼惺忪地踩着最后一分钟仓促下车，走在前面的男人已然不见身影。

月亮山站不大，站在出站口可以一眼望到边。左面公交站充斥着小孩的哭声和大人威逼利诱的哄劝，右边卖龟苓膏的小冰箱旁稀稀落落地站着几个人，前方停着几辆黄色出租车，司机热心地招揽乘客、搬箱子……有情侣、有朋友，也有独身一人。

霍星叶来来回回找了三遍，厚着脸皮挡住个路人：“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个短发、有美人尖的男人，就刚刚出来的这堆人里最高最帅的，穿黑色长袖。”

“刚刚出来的啊……左前方那棵树下，被遮住了，看到了吗？”先前换座的那个男生嚼着口香糖一脸促狭，“小姐姐，你用意有点明显啊，

需要我帮你把行李……哎，不用谢，干吗这么急！”

蓝色塑料棚把烈日割得明暗清晰，梧桐树下小铜钱状的光斑映着男人颀长的身形，热风一吹，影子跟着树叶摇来晃去。

霍星叶朝他小跑过去，眼看着出租车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眼看着他屈身上车，眼看着他白净的长指握在门把上……

霍星叶摘下墨镜向他挥手：“等一下，等等——”

楚珣置若罔闻地把门关上，啪嗒一声。

隔着两条马路的距离，出租车发动离开，顺风而来的烟尘混着尾气，直扑扑地呛进口鼻。

“我……”霍星叶在原地滞了好一会儿，望着越来越远的小黄点，想骂一句脏话，又好像骂不出什么，最后只得讪讪地垂下手，垂头丧气地拖着箱子走到树荫下，拨给闺蜜纪苒柚的电话里充满不甘和委屈，“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看的手，你不知道，真的好看得抓心挠肝……偏偏那人比我还傲。宝贝，你快提溜提溜《孙子兵法》《三十六计》，怎样才能——”

“你低头看看自己的爪子不行？”纪苒柚无语，“贵圈那么多美手，你怎么饥渴成这样？莫非……”她想了想，“颜也看上了？”

霍老爷子孙辈就霍星叶一个女孩，只要原则上没问题，自然是怎么纵着怎么来。钱这些都是小事，就连霍星叶蹿红娱乐圈，霍家人都能从实业里分一块过去，给她遮风挡雨。

不炫车、不炫包，一身好手艺，还各种玩得开的白富美谁不喜欢？去个剧组、颁奖礼什么的，那些才入圈的鲜肉谁不是唤着“霍哥儿，霍哥儿”地朝跟前凑。

纪苒柚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她，阿姨就是因为这次绯闻闹太大，才催着让她相亲，便听见听筒那边沉默良久的某人叹了一口气，认真又小心翼翼地：“柚子，我好像能感觉到……他就是那个人。”

纪苒柚一愣：“那个人？”

霍星叶几不可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纪苒柚刚反应过来想说什么，对面已经挂了电话。

霍星叶被太阳晒得蔫蔫的，正纠结是先住一晚再进山，还是直接进山住，便见那辆远去的出租车换了个方向停在自己跟前。车窗摇下，小平头司机和葛地问：“美女是要拼车吧？”

霍星叶错愕了一瞬，看向后座时，光圈在倏然拉动的行李箱一角聚得发亮：“对。”

司机开门出来，一边帮她放行李，一边道：“我就说看到挥手了嘛，绕过来接你还差点没找到人，话说你去哪儿啊？如果不顺路，我把你拉到前面专门拼车的地儿。”

后座的楚珣敲车窗：“请问可以不拼吗？”

司机诉苦道：“看你们都是好人，就体谅体谅我们的不容易，这上有老下有小，每天拼死拼活赚点小钱，还要除去加油，交一半给公司，所以……”

楚珣：“……”

司机安顿好行李回座位。霍星叶放好箱子，拉开后车门坐进去，迎面撞见某人面无表情的一张脸，她弯着红唇朝中间靠：“好巧。”

楚珣朝边上避了避，微微蹙眉：“前面有座位。”

霍星叶“嗯”了一声，看着他的食指，点头：“可我就想挨着你。”

楚珣：“……”

他抬头正好撞见司机意味深长的表情，面色愈僵，扭头看窗外。霍星叶陷着两个小酒窝，坦坦荡荡地用眼神描绘他的手部线条，描着描着，又去看他的侧颜，朗月清华，浮在不断倒退的风景里。

两人的气场都太强，强到司机觉得这份静谧不便打破，默默调小了车载广播的声音——

“据娱乐扒姐爆料，在霍哥儿和魏易同进酒店彻夜未出一周后的今早，魏易手工烹饪蛋糕，在微博艾特霍哥儿，而霍哥儿毫无回应。”

“继许旭、于莫远等相继跻身一线男星后，让我们对魏易在《仕杀》中的表现拭目以待……”

相对整个 A 市来说，因山脉形状酷似弯月得名的月亮山足够偏僻，坐落在山脊最深处的星河湾更是常年不见外人。

司机把两人拉到了离星河湾最近的路口才停下，笑呵呵地嘱咐楚珣“多照顾女孩子”。楚珣没应，只是保持着自己的步调走，霍星叶叽叽喳喳跟在后面。

她从从小喜欢画画，数学烂到爆，可羡慕他这种一看学历就很高的人，到她爸妈很少管她，别人都说她性子放肆被养坏了，其实她有时候胆子也很小，比如不敢看恐怖片，再到他喜不喜欢现在的工作，读书读了多少年……一直都是霍星叶在说，楚珣抿唇，偶尔发一两个不咸不淡的单音节。

清丽的女声伴着两道轮子碾在山路上的哗啦声，与林间的鸟啼相映成趣。

“一进山真的凉快不少。”霍星叶问，“你准备待几天？我要在这边留四五天，毕业狗伤不起，最近忙得不可开交，还要想取景。幸好杨姨给我拍了照片说她们这儿花开了，幸好我来了，才遇到了你……这株木槿好美。”

花树悬在一米来高的土壁上，树干又长又直，顶端纤细的枝丫层叠交错，花朵繁盛，微风拂来，一地落白。

楚珣停下脚步，眉目似乎柔和了些：“幸好在山里，它才能长得这么开，扎根深，耐碱又耐旱。”霍星叶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：“不长在山里，就没办法长这么开吗？专人养着岂不是伺候得更好？”

“不是没办法，而是不能。”楚珣一手拉着行李箱，一手碰了碰枝干上的根瘤，“大多数被养在庭院的木槿，枝干是嫁接的，花梢是修剪的，就连有些花的颜色，也是为了美观转基因的。白得这么干净的木槿，真的很少了……”

他面色没变，霍星叶却固执地认为他在叹息。她耐着耳根的微痒，温声道：“其实人工培育也不错，至少它可以被很多人看到，与其在山里孤芳自赏，不如在庭院里，来来去去看的人都夸一句好……你和它很像。”

楚珣没反对也没赞同，只是递了一个疑问的神色。

霍星叶学着他的语气：“我眉眼很好看，鼻子很好看，嘴唇很好看，

被我这么好看的姑娘搭讪，还像你一样不冷不热的人，真的很少了……”

她已经摘了墨镜，明眸皓齿，露出来的一截脖颈修长白皙。

楚珣看一眼，淡淡别开，落到她颊边的两个酒窝上，想到什么，徐徐弯了唇：“这深山野岭，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搭讪，就不怕……”

他低头，一步一步，带着刻意压住的低醇声线靠近：“我对你……”清淡又带点太阳温度的气息尽数朝女子白净的脸上喷来，“做些什么……”

浓烈的逼仄感迫得霍星叶合上眼，腰身下意识朝后弯，然后故作羞涩地捂住胸口，出声偏又轻佻得勾人：“那你喜欢……先脱上面……还是……”她舔了舔微启的嘴角，“先脱下面……”

楚珣动作一顿，笑意戛然，定定凝视着眼前不到一尺的漂亮脸蛋，凝视着她的红唇白齿、扑闪扑闪的纤长眼睫……

一秒，两秒，三秒。

他倏一下转身，把行李挪到土壁上，抄小路快步离去。

“你到底要不要亲，要亲快点亲。”霍星叶脖颈上染着层浅浅的粉，细软的喉咙滚了又滚，“我连恋爱都没谈过就要把初吻送了，想想真是脑袋抽风，哎，你——呸呸。”一片花瓣飘进嘴里，霍星叶咳嗽着睁开眼睛，看到眼前空无一人的景象，她滞了好一会儿：“靠！”

山谷植被茂密，百花繁盛，空旷的女声带着狠劲唰一下惊散虫鸣鸟叫：“楚珣……你最好不要再碰到我……信不信……老娘……玩死你……”

回音不绝。

“阿珣，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喊你的名字？”两层高的民宿掩在翠色中，庭院里的大黄狗躲在柴堆下哈气。楚珣刚走到门口，五十出头、穿青色亚麻衫的杨姨正好出来开门。

楚珣朝后看了一眼：“您可能听错了。”他把背包里的东西取出来，“杨叔身体还好吗？”

“他呀，还不是老样子。”杨姨笑着接过包装精致的礼盒，一边把人朝里面引，一边道，“得亏你这孩子记挂，杨木都走了这么多年。你来就

好了，每次还带这么多东西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

两人说话间，到了一楼左侧的主卧室。虽然床上的男人常年卧病，但房间里闻不到一丝异味，见有人屈身进来，床上的男人面露诧异：“今天几号？阿珣怎么来了？”

杨姨答：“农历初八……七月一号啊。”

“完了。”杨叔一拍脑门，“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糊里糊涂以为还在六月……星叶也要过来。”

杨姨一愣，楚珣搭手把男人换到轮椅上：“星叶？”

杨家夫妇都姓杨，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叫杨木，老二叫杨林，老三叫杨森。山里飞出只金凤凰不容易，自杨木2001年科考时意外牺牲，外出打工的杨叔又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脊柱，家里的支撑相继倒下，杨姨一度想带着两个小儿子寻短见……幸好杨木大学时常在一起的室友楚珣过来一趟、两趟——资助杨林上大学不说，又资助杨森上高中，本来说以后把杨森的大学也资助了，只不过杨森高二那年参加学校的《变形秀》，遇上了霍星叶。

杨叔道：“星叶姑娘也是个好人，一年多了，一直给家里送这送那的，也不肯多待，喝杯水就走，好几次你杨姨过意不去想给她拎只自己喂的土鸡，她都嫌重不肯要，今天上午打了个电话说要过来……我一口应了，忘了你也要来采标本，瞧瞧我这记性！”

杨姨把星叶害怕的大黄狗朝楼上赶：“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有两间房，星叶画画又不会打扰阿珣。”

“也对。”想到什么，杨叔停下撸猫的手，抬头颇有深意地朝楚珣挤眉弄眼，“阿珣，我告诉你啊，星叶姑娘美得和画里的仙女一样，教养也好，脾气也好，说话轻声细语的……比你小几岁，好像也单身。”

轻声细语？楚珣没接话，只是若有似无地朝远处的群山望了一眼，抬手把遮阳棚朝杨叔头顶扯了扯，他自己的身形反而被夕阳拉得溢彩流光。

霍星叶方向感素来不强，走了快半个小时才找到门口，推门正好看见这一幕。她看男人的时候，男人也在看她，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眸携着股漫

不经心，好似将她一刹冒起的亮光圈住，缓缓朝下，摀熄。

正走到楼梯口的杨姨快步过来接行李，笑着给霍星叶介绍：“星叶，这是楚珣，资助杨林的楚教授。”

“阿珣。”杨叔朝他挤眼睛，“这就是我刚刚给你说的星叶。”

说话间，霍星叶走到楚珣的阴影里，甜笑着伸手：“幸会。”

黑袖里的胳膊白得像藕段，楚珣定定看了她几秒，“嗯”一声，推着杨叔转身就走，留下霍星叶的手悬在空中，伸也不是缩也不是。杨姨在旁边尴尬地解释：“阿珣平时不这样的，虽然不爱说话，但很有礼貌，为人也谦和，很好的一个孩子……可能刚刚被太阳晒到了，你们一路走来都累了，赶紧进去喝杯水，吃完晚饭我给你俩铺床。”

霍星叶慢慢垂下手，追着那抹米黄色窗户纸上落下的剪影，徐徐眯起的眼里闪烁着说不清的意味……

杨姨看着，正要说些什么，便见姑娘转脸朝向自己时又是明艳动人：“好呀，我这次还给您带了个鹦哥绿的镯子，再给您涂个鹦哥绿的指甲就很完美了！”

“你哟，真是想得周到，在山里做点小活打扮这么好做什么！”

“翡翠养人，可以舒筋活血。”霍星叶掀开绣着小碎花的素帘子，“我们的宗旨是任何时候都要美丽的！”

她朗声乖巧的模样逗得杨姨哈哈大笑：“就你会说话，得了，快去歇歇，我去看看大黄拴好了没有。”

说着，杨姨把大摇大摆跟在旁边的肥猫抱在怀里上了楼。

山里开饭晚，四人在餐桌上聊聊杨林的工作、杨森的高考志愿，偶尔提及杨木，霍星叶不知情，知情的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避开……整体氛围还算温馨。

吃过晚饭快九点，杨姨带着两人上楼。二楼走廊黑，她一边沿途开灯一边道：“正好有两间屋子，星叶第一次过来住，阿珣你照看着点，有什么事到楼下叫我就好……我的个老天爷呀！”

床单一半在床一半在地，撕碎的棉絮落了满屋，矮柜上的温水瓶被打翻浇在棉絮里，棉絮外的水又流到旁边猫狗混合的毛发和排泄物上，战后满目的狼藉夹杂着浓浓的腥臊味，触目惊心。

大抵是方才打累了，一猫一狗分别蜷在床的两端，见有人推门进来也没精力诉苦，哼哼几个鼻音，窝在各自的软毛里继续睡。

霍星叶：“……”

楚珣：“……”

杨姨半晌才把胸口那股气呼出来，啪一下反手关门：“这俩小兔崽子，是不是知道有客人来了想被炖——现在可怎么是好。”她嘴唇动了动，“就剩一个房间了。”

霍星叶仰面瞄楚珣，沉默。

楚珣半个眼角都没分给星眸闪烁的姑娘，只是淡淡问：“要不然我去和杨叔睡？”

杨姨皱眉道：“可你杨叔习惯半夜起夜……”

楚珣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扶他去。”

杨姨想了想：“可你杨叔有时候要喝水，不温不热的那种，要去厨房专门给他兑。”

楚珣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睡眠浅，听得到他说喝水……那我下去了？”

杨姨挽着霍星叶的胳膊，面露难色：“可你杨叔噩梦多，习惯抱着我睡……如果阿珣你不怕你杨叔八爪鱼一样抱着你的话……嗯。”

“……”楚珣面色一滞，然后，皱着眉头瞪向旁边扑哧出声的霍姑娘。

另一个卧室挺大，足够容纳下一张正常的床和一张可折叠的低矮木板床。夏天也方便，两床棉被一床铺一床盖，再加一张木席就可以应付。

霍星叶洗完澡进去时，楚珣正伏案写着什么，唰唰的落笔声衬出一室静谧。她走到他身后，心跳有些快：“这个房间本来是你的，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，也该是你睡床，我睡木板……”

“这是自然。”楚珣合上质感上乘的钢笔盖，起身朝床走去，长手掀开被子，整个人就舒坦地埋了进去。

两人身上相同的沐浴露味拂得霍星叶呼吸一窒，愣了几秒，不敢置信地跟到床前：“你就这样睡了？”

楚珣捂嘴打了个哈欠，停下玩手机的手：“要不然？”

“我们好歹萍水相逢拼过车，朋友一场，杨姨说让你照顾我，让着我点，你怎么好意思让我睡那么矮的木板床？”霍星叶扶了扶手臂，想想就觉得可怕，“万一半夜爬过什么蟑螂啊、老鼠啊，或者从窗户里跳进来个蝻蚰啊……君子如玉，君子如玉，你好歹受我一句夸，可以绅士一点吗？”

“不是朋友，没让你夸，我不绅士。”楚珣“嗯”一下，翻身留个背影给她，“你随便说。”

“……”

霍星叶望着床上隆起的一团，胸口起起伏伏——这人性子冷，脾气傲，除了那双挑不出半点毛病的手和那张脸，再没有半分打动她的点，偏偏她强烈地直觉他就是他——真要命！霍星叶也不是真的要他让床，可躺上那张木席，望着一指相隔的地面，她还是觉得浑身都不对了……

“星叶，阿珣，还没睡吧，来吃夜宵了。”话音落下，虚掩的门被推开，杨姨端着两只小碗走进来。纯天然的谷物羹绿色又健康，红枣、红豆具有暖胃安眠的功效。

两个孩子皮相好，吃相好，杨姨越看越喜欢，问霍星叶：“还习惯吗？”

霍星叶点头：“挺好。”

“唉。”杨姨叹了口气，“就委屈你一晚了，我明天给你把隔壁房间收拾出来就好了，就怕这山里湿气重，你脾虚体寒又睡得这么矮，明早起来骨头怕是要废。”说着说着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那个要来了？我看厕所里扔有……嗯？”

“没有，没事。”霍星叶脸红了一下，下意识瞟向楚珣，见对方没看自己，便放心地扯纸擦了擦嘴，把杯子还给杨姨，“您也早点下去休息吧，劳烦您了。”

楚珣亦把杯子递过去：“杨姨早点休息。”

“你们也是。”杨姨拍了拍霍星叶的肩膀，“可委屈你了，好孩子。”